

# 平凡中见伟大

——伊丽莎白·乔莉的生平与创作

胡爱舫 杨泽雯

(沙洋师专 音乐系,湖北 沙洋 448200)

1923年6月4日,伊丽莎白·乔莉生于英国的伯明翰。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奥地利人。乔莉在家常讲德语,由家庭教师带到十一岁,之后被送到贵格派寄宿学校,接受严格的学校教育。学校生活虽然令她吃惊,但也并非一切都那么令人不愉快。她记得她渴望绘画,玩泥塑。她尤其爱英语课,因为学生可以在一页写作中包含令人满意的句号、逗号和引号。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她开始撰写故事。据说小时候她的一篇故事还在英语电台中广播过。

离开学校以后,乔莉去接受护士训练。父亲说,这是上帝的工作。二战期间,她在英国做护理工作。她第一次亲眼看到战争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以及人们每天的生活怎样被扭曲,被毁灭。她明白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宁静:他们总在思考,梦想,希望。她想把这些写进她的故事里。这些经历变成了她很多小说里的素材。

后来,乔莉嫁给了伦纳德,一位大学图书管理员,生了三个孩子。1959年他们移居西部澳洲。她对西澳的第一印象是她“来到了一块奇怪而陌生的土地”。乔莉做护士,也照看成了病人的丈夫,她决定去找一份额外的工作来支持家庭开支,于是她也做清洁工和走家串户的销售员。她还从事过短暂的房地产工作。多年来,她认为,生活有时是相当艰辛的。她靠替别人打扫房子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找到了一份在一栋公寓做清洁的活。她从来没有见过那里的任何人,但她喜欢从衣服,书籍,首饰去想象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她说,毕竟这样可以让她最自由地思考下几本书的内容。澳洲美丽的景色,独特的景致变成了她所有小说的背景。乔莉喜欢澳洲这块地方——一个什么神奇都能发生的“空间”。如果她独自旅行感觉有一点孤单,那她能写出更奇怪的故事——真的梦魇。这使真实生活看起来并不那么坏。她说,如果她没有来澳洲的话,她的作品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在西澳的生活与工作经历改变了我的态度和认识。要不是亲身经历,某些事情不可能想象得出来。”<sup>[1](P140)</sup>

白天工作忙完以后,家人都睡了。乔莉便坐在厨房的日光灯下一直写到深夜。她写白天发生的事。她说,她从不介意做琐事。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挣足够的钱生活。她乐于同人们打交道,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经验,获取思想,这样她就可以把这些经验和思想写进她的书里。

一个人不能总呆在厨房里写生活,你得和别人呆在一起,否则你不能写出作品。在角楼里谈饥饿是废话。如果饿了,你只会想到食物;如果你在角楼里独自度过你的一生,你就不会听到人们谈论的各种事情,你就不会看见他们做的各种事情。你得外出到 Coles (超级商场) 去,你得记一点笔记……。你得对人感兴趣,喜欢他们,尽可能谨慎地不要作出判断,让读者去全方位看人物,这样读者自己会作出判断。<sup>[2](P57)</sup>

从她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乔莉的创作

收稿日期:2001-09-16

作者简介:胡爱舫(1965—),男,硕士,荆州师范学院英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英美文学,语言与文化。  
杨泽雯(1966—),女,荆州师范学院英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英美文学。

主要是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其次来源于经历、印象和想象。

微机出现以前,乔莉还得弄钱把小说打好,投递给全澳洲的出版社。有一年,她收到了39封拒绝信,但是她毫不气馁,仍然坚持把作品交给出版社。十多年来她只有几篇小说出版,还有一些在英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

1975年,佛里曼特儿艺术中心出版社(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接受了她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五亩荒地》,于次年出版。1979年,她又出版了《旅行表演者》。她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觉得她的作品有趣,她看待生活的方式很独特。1974年至1985年期间,她在佛里曼特儿艺术中心兼任创意写作和文学的老师;之后她在柯廷理工大学(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教书至今。自1976年以来,乔莉给公众的印象是她不断有作品问世,但是小说出版的时间并不代表其写作的时间。有些小说经历了很长一段的修改和暂时的搁置。这反映了她小说创作过程的非线性。她已出版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五亩荒地》,《旅行表演者》和《灯罩下的女人》(1983年);长篇小说《马》(1980年),《克莱蒙特街的清洁工》(1981年),《皮博迪小姐的遗产》(1983年),《斯各比先生的谜语》(1983年,得了西澳小说周奖和世纪图书年奖),《牛奶与蜂蜜》(1984年,得了新南威尔士总理小说奖),《游戏》(1985年),《井》(1986年,得了Miles Franklin奖),《代理母亲》(1988年),《父亲的月亮》(1989年,得了世纪图书年奖),《陋屋热》(1990年),《乔治家的妻子》(1993年,得了世纪图书年奖),《情歌》(1997年),《随和妻子》(1999年);自传《我的创作生涯》(1992年);日记《农场主周末日记》(1993年)。她得过的奖项有:1966年,1981年和1982年的维多利亚州短篇小说奖;1989年加拿大/澳大利亚文学奖。1987年西澳工学院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

目前全世界都在阅读和欣赏她的小说。它们已经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如德语,荷兰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乔莉的小说大多数都是很早就开始构思,但一直没有出版。她的想象世界是如此的统一,她的主题和意象得到了完全的挖

掘,再挖掘,再考察,再安排,再使用,读者可以在小说的任何地方开始读,但不能自信地说,“这是早期的乔莉”或“这是后期的乔莉”。

乔莉的写作富于灵感,用词节俭。她泰然自若地返回到她觉得能唤起情感的东西。它们不仅仅涉及反复出现的人物,还包括不断出现的某些形象,词组,整个句子,整个段落和一系列的事件。其方式开始让人气馁,像只记得一半的梦或一线记忆错觉,但是最后却产生一种非比寻常的累积效果。她会选择一种情景,一种关系,一刻的远见,一种特别的希冀,用五六种不同的方法来描写它,使人物年老或年轻,变换他们的性别或阶层,监禁或释放一名父亲,加上或减去一次谋杀或自杀。这些主题的反复出现或一再使用建立起一种统一世界的共鸣方式,最富魅力,令人鼓舞。

下面是一些勤劳但不落俗套的形象:满是树木的峡谷,公鸡刚刚斗败了,羞于不想吃一点东西;在买土地之前设计酒商标的人;九岁男孩铺的砖路;突然下的雨流进了敞开的小棚;肋形葡萄园;白发刚梳过看起来像绸带的老人;小孩哭成方形的嘴巴;像梦一样“由水组成的草坪”;晚会后被扔在洗衣房吃了一半的比萨饼;老丈夫爱留着的一堆柴火,以便家庭主妇伸手就能拿到等等。上面只是一些乔莉所用形象的列举。

她的人物也是这个奇特而熟悉的网中的一部分,且陷入网中:母亲清扫房子是为了养活不中用的儿子和令人忧虑女儿——女儿经常不是叙述者;母亲是房东或者相反;成对的姊妹;成对的女同性恋,一个比另一个大得多;移民丢脸地做着推销员以谋生;发狂的欧洲婶婶因想家而啜泣,“胡乱地”织着“羊毛衫”;无恶意的骗子,傻子和笨人,智力上不般配的夫妻;行为粗野的护士有很大的胸脯和不可告人的经历。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地与社会不合潮流。不管是年老的,外国的,孤独的,古怪的,贫穷的,还是被认为不正常的人,他们都是局外人,是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和失去了权势的人。他们居住在不同形式的牢笼里,如《斯各比先生的谜语》中的老人院,《皮博迪小姐的遗产》和《游戏》中的教育院,《牛奶与蜂蜜》中的哥特式寄宿房子,《陋

屋热》中的产科医院和《马》中被隔离的农舍。

他们生命中的悲哀常常被他们对生存策略的想象性发明所缓和。乔莉的描述中混有扭曲的关怀,黑色幽默,同情和讽刺现实主义。她的小说世界有现实的层面。她说,她对个人的孤独或害怕的特殊形式感兴趣,是这些形式使生命走向边缘。她说:“我对探索人们生存的内在思想感兴趣……我小说中的人物没人处于社会顶端,但很多人做了努力。”<sup>[3](P113)</sup>与穆丽尔·斯帕克和巴巴拉·皮姆比较起来,乔莉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人物刻画和叙述口气。大多数评论家认识到了隐藏在她作品下的道德面和复杂的人类关系,注意到了她的同情心和智慧,但对于大多数勤于思考的读者来说,乔莉的幽默实际上来源于她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看起来多么愚蠢,他们都不愿意认命,能够大胆地承认他们的个性,敢爱敢梦想。乔莉总是写关于生活问题的小说及人们怎样去克服这些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乔莉小说中的自我意识及对平凡人和事的关注。其间变化大于类同。她尤其关注漂泊的经历,不管是那些住在老人公寓的人的隔离还是欧洲移民在碰到澳洲风景时的惊奇或者欧洲的澳洲旅行者感到与期望的相距甚远的相反经历。因为乔莉自己本身是移民,所以她会特别注意移民的过去和移民文化。在她的作品中,移民是一个经常被涉及的主题。移民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也是一种经历上的变化。她的作品既从生理上又从心理上探索了移民的实质:她声称我们现在都是移民。即使那些从来没有从他们的出生地走很远的人也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奇怪的新世界。很多澳洲作家都是移民,大部分都是自愿移民,因此每一个人都守护着他人所没有的某种经历和记忆。这些经历和记忆丰富了澳大利亚文学。在她的自传及小说中,她多次回忆

起她乘船到澳大利亚时的情景。“当船在苏伊士运河入口处等候的时候,我意识到世界是如此之大,同时也非常忧伤,于是怀恋起家乡的花,草,和树木。”<sup>[1](P61)</sup>这种经历在小说《乔治家的妻子》中也得到了生动的描述:主人公维拉在去澳大利亚的船上,回忆着她家乡的街道,感到非常忧伤,想回去。<sup>[4](P120)</sup>乔莉发觉,从一个国家移居另一个国家可能会引起些微的方向迷失,“这可能是希望没有得到实现的缘故。作出的许诺最终可能是欺骗和失望,这是因为内心的想法没有得以实现:太多的希望,太多的野心。”<sup>[1](P64)</sup>“有一块地”对这些人物来说是关键,因为他们中大多数是无产者。

乔莉后期作品更多地关注生活与艺术,现实与想象的关系。她说,作为一个作家,她不是一个真情实景的再创造者,而是一个想象景物的创造者。可见想象在她创作中的作用。

由于她的生平和她的小说,她成了当代澳大利亚作家中杰出的一员。尽管她反对人们把她与她作品的某些人物划等号,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她的作品中有她生活的影子。她的创作与她的生活紧密相连。

#### 参考文献:

- [1] Elizabeth Jolley. Central Mischief [M]. Ringwood: Penguin, 1992.
- [2] Richard Linden. Australia's Best Writers [M]. Victoria: Reed Library, 1996.
- [3] 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n & Barry Andrews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 Elizabeth Jolley. The Georges' Wife [M]. Ringwood: Penguin, 1993.